

2005.12.15(6)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徐刚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梦在世纪之交^(二)

徐 刚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庄学君

封面设计:任兆祥

技术设计:何 华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梦在世纪之交(一、二)

徐 刚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86.575 字数 3980 千字

2003年8月第二版 2003年8月第二次印刷

ISBN7—220—02920—9/I·412 印数:1—5000册

本套定价:59.80元

他很激动。

“我很高兴能握着你的手，我想对你说从现在开始，我想认真地恋爱。”

林小姐若有所思。

暂时的沉默。

丁默村握着林小姐左手的右手心，却有点冒汗了，他不知道他把握得怎么样。

他决心再试探一下林小姐，他要让自己完全心中有数：“林小姐，你肯定出生书香门弟，你的气质很高贵，你对国事似乎也很有兴趣？”

林小姐不加思索地说：“我的出生你最好别去想它，也许我的父亲是国民党，也许我的母亲是共产党，我关心的是怎么做人做个自由人。比方说你可以一次次追求我，我可以一次次拒绝你，就象我拒绝别人一样，洋楼、汽车、金条，我都拒绝了，拒绝得心里很痛快。”说完林小姐一只手从时装包里掏出一条薄有芳香的手绢，示意丁默村她的另一只手已经让丁默村握得汗腻腻了，她要擦擦手，丁默村松开了手，林小姐先在丁默村的手心里抹了几下，丁默村只觉得那手帕上似乎是带了电的，浑身都有一种轻松爽快的感觉。

他真是无意识地举起手掌在鼻子下，闻着嗅着。

林小姐笑了。

这一笑虽然无声虽然短暂，但丁默村却恨不能把这一笑的一瞬间凝固，那又怎么能凝固呢？就象是阴天忽然莺语一啭突然有了阳光杨花柳絮在飞来飞去，也仿佛是冬日小河水里冰层很厚，却有一道裂痕在微笑，渐渐地就会沿变成开江之势……

分手的时候，林小姐执意不坐丁默村的车，但给了他自己住处的电话号码：88669。林小姐并且说：“那是我的总部。”

丁默村先是一愣，后来才会意，时下的上海人如果为了吓唬哭闹的孩子，便说：“七十六号的人来了！”孩子当即会停住啼哭扑进父母的怀抱。“我的总部名声不好，我想我早晚会加入你的总部。”

“拜拜！”林小姐一抬右手，坐进了一辆红色的跑车。

大上海不夜城。

丁默村站在台阶上，直到一支烟抽完，才走进自己的“别克”车内。

男人就是这样。

女人的水绝对能把男人的泥冲垮，然后或者稀里哗啦不知所向，或者随意捏成圆的扁的不扁不圆的泥团子。

这个世界的不安宁，一半是因为男人的残暴，一半是因为女人的艳丽。

“你要从容，记住更从容些。”王老板对林小姐说，林小姐现在是在上海大厦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她叫林杉。

林杉等着王老板往下说。

“从容地进入你的角色，你是否从容的参照系便是丁默村是否着急，让他急着请你吃饭跳舞散步，急着占有你。你和男人作过爱吗？”

林杉脸绯红：“没有过！”

“那更好！第一次有点疼，你要听其自然，你们有了性关系以后，丁默村会更加如醉如痴，你却仍然从容，当然从容不是呆板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从容地往前走。”

林杉想了一想：“能不能在床上他占有我之前他急着占有我的

时候,我趁机把他干掉?”

“不行!你连干掉他的念头都不能有!你的角色就是做丁默村的情人,你要获取成功的关键是让丁默村真正觉得,在他所占有过的女人中,你是最好的,这个最好包括了你在床上的表现。杀丁默村的人不是你,但没有你就没有杀丁默村的机会,就杀不掉丁默村,明白?”

林杉点点头。

王老板又接着说:“你要找一些丁默村的可爱之处,你要掉进情网,你唯一保持清醒的是丁默村和你的每一次约会,都必需事前直接汇报我。”

王老板走了。

林杉陷入了沉思中。她不可能没有想法,一个黄花闺女的贞操送给一个不但不是相爱、且是最终要把他杀掉的一个人,什么滋味?

这一天这个时刻,又正在悄悄地迫近。

她是个早熟的姑娘,群玉坊里的姐妹们疼她爱她,也不理解她为什么那样守身如玉?林杉的内心里又何尝没有情的冲动?

不知情是何物?

她的师姐那一夜留客过夜,就在她隔壁房间,那装饰华丽的房间其实只隔着一层木板墙,颤动、呼叫、甚至最不堪入耳的话,她都听见了,不仅男的象野兽,就连她师姐也象野兽,那似乎是一场拼杀,竭尽全力的拼杀,也说不清是谁杀谁,在心甘情愿之后,便无所顾忌这个世界就剩下了他们俩人,她的师姐是这样呼叫的:

“使劲儿!再使劲儿!”

“你弄死我吧!我想死!现在就死……”

第二天师姐的一句话震惊了她：“妹妹，这才是人生。你会体味到的。”

现在，真的要由林杉来体味了，但，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

那年头上海真是一个奇特的世界。

一方面人欲横流，一方面血雨腥风。

一九三九年八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丁默村任中常委、中央社会部长、特工总部主任。

《大美晚报》的朱惺公在几经汪伪特务的恐吓之后，依然不改初衷，《夜光》副刊连续推出了两个专栏——一是《民族正气》，详细介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如宋朝文天祥、明朝的田兴、顾炎武等，另一专栏为《汉奸史话》，拿秦桧、吴三桂、洪承畴开刀，忠奸反照、古今相映，矛头直指汪精卫等辈。

汪精卫又一次下达了指示：杀朱惺公，收紧上海报刊舆论。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朱惺公离家走到北河南路天潼路口时，三名预伏的七十六号总部的杀手突然窜出，两个人各执朱惺公一臂，丁默村手下的杀人魔王警卫大队队长吴四宝则用手枪指着朱惺公的太阳穴：

“你辱骂汪先生，知罪吗？”

“我骂得还不够，何罪之有？”

“你知罪认错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可以饶你不死！”

“做梦！”

“你妈的做梦去吧！”吴四宝光天化日之下连发三枪，朱惺公顿时倒地，时年三十九岁。

朱惺公死后留下孤儿寡妇家徒四壁，除了读书人的清白与正

气，一无所有。

朱惺公一死，上海的市民失声痛哭于街头，正在辗转反侧中的林杉忽如大梦初醒，她将毫不犹豫地献身，她不再有任何的疑虑。

她从容地接听了丁默村的电话……

上海百老汇大厦。苏州河在一箭之遥外流过，外白渡桥的铁的梁柱，在月色下闪着寒光。

车水马龙。永远是车水马龙。对于一个正处于苦难中的民族而言，上海的表象至少缺乏苦难的象征，以及苦难中奋起的精神。这是一座被西方列强分割了的东方名城，在日本侵略者之后，唯一没有变化的是租界，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公共租界，侵略者和有钱的洋人们手中的鸡尾酒杯里，那红色的一层都是中国人民的血。

百老汇大厦的警卫唯一轰不走的是那个白俄，这是当时上海名流闻人出没之地，报贩、卖瓜子的、乞丐统统轰走了，只有这个白俄——穿着一身破旧但浆洗得干干净净的沙皇时代将军服的白俄——像检阅仪仗队一样，腰杆笔挺地站在大厦门口。

他对每一个人都这样说：“各位，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俄罗斯帝国的有尊严的将军，他的名字叫阿历克塞·皮达可夫·波达卡，他曾经是夏伯阳的对手，他和夏伯阳的骑兵先后交手过十次，俩人都胜了五次败了五次。不幸的是在决定帝国胜负的最后一战中，失败没有属于夏伯阳。一般来说，他是信仰上帝的，可惜上帝往往不太公平，他只好逃亡到上海，成了你们各位一生中肯定是唯一碰见的乞丐将军。你们给不给钱他都感激，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的白桦树林将会铭记你们对一个俄罗斯帝国将军的仁

慈！”

林杉被这个白俄拦在门口听完他的演讲，一边从手提袋里掏钱一边在心里感叹：不管他是不是吹牛，至少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那个白俄躬身接过钱，林杉待要转身离去，他却又得寸进尺：“美丽的姑娘，喔，太美丽的姑娘，假如你能请我喝一杯伏特加，那将是我终生的荣幸！”

林杉微笑：“对不起，我有约会。”

丁默村手下两个穿着侍者衣服的警卫迅速地把白俄和林小姐隔开，林杉脱身走进电梯。

十三层贵宾套间。

丁默村穿一身便装，已先期到达。

房间里的窗帘已经拉上，只开着壁灯，灯光是那样柔和，收音机里播放的是肖邦的协奏曲，茶几上是两杯醇香的柯尼雅克，这个优雅娴静的套间仿佛和外边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夜上海的喧嚣、巡捕的高头大马、匆匆来去的贩夫走卒，还有那个白俄将军，都无影无踪了，暂时隔断所造成的幻觉，比鸦片还来得迷人。

丁默村替林杉脱下外套，一只手搂着她的腰，转身到茶几前，一人一杯柯尼雅克，轻轻地碰杯，这杯子的形象就很象是女人的细长的大腿，柯尼雅克在杯子里轻轻地晃动着，显示着法兰西式的浪漫，一杯能使你醉的清泉。

他们的嘴里都已经带着酒香，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吻，林杉渐渐地把自己的嘴张开，丁默村的舌头迫不及待地进入、寻找，林杉的眼睛闭上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接吻是这样地使她忘情，两个舌尖互相舔吮着的时候，身体会发抖，她好像在云里雾里，不，她是在晕眩的海里，她一任漂泊，那是多么美丽的沐浴……

终于回复平静的时候，林杉忘情地抓住了丁默村的手臂，她

是想抓住一个梦的尾声，她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并不了解自己，她是真的掉进情网了，她不敢再往下想。

她的眼睫毛上挂着两滴泪珠。

丁默村俯身：“亲爱的，你怎么了？”

林杉不答。她不敢往下想却又不得不往下想：

为什么自己的第一个男人竟然就是他？

为什么这个人又是冷血杀手又是情场圣手？

为什么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他身边，却竟然一点也不担心？

为什么王老板偏偏选中了自己？

为什么一个女人的肉欲是那样地不可抗拒？在继续交往下去之后，她会不会越来越依恋他，乃至真的爱他？

这就是第一次献出贞操的少女之心！

这一次，因为这一次，她的命运将开始不再平静，因为她的内心不再平静，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女人的名字一般来说便是苦难的代名词。

她仿佛看见一头美丽的小鹿，娴静地在树林里东张西望，后来它被人追逐，追逐它的人口口声声说他爱它，一直追到天涯海角鹿回头……

一只陶罐打碎了，那是那个小女孩自己不小心打碎的，她哭了，眼泪落在破碎的陶片旁，却变成了红色，像血……

在情热的狂潮冷却之后，林杉又完全回复了自己，她既无狂喜也无忧怨，她的脑子里只有“从容”二字。当丁默村余兴未尽再一次要求她的时候，她摇了摇头，同时又给他神秘的一笑。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周末或者星期天，我要上课读书，至少我不能做个坏学生。”林杉说。

丁默村不是应付地说：“我想为你做点什么。”

林杉想了想：“谢谢！我想不出有什么事要你做。”

“比如开车接送你上学。”

“不！没有必要。”林杉坚决地拒绝了。

他们拥抱、接吻、分手。

上海的深夜像个梦。

那些霓虹灯、各色招牌、广告疲倦地闪着光，徒然地面对着一似乎是永恒地遥远的星空。

军统中统的枪口，正又一次悄悄地伸向汪精卫。

伪国民党六全大会之后，汪精卫又在筹划：“还都南京”，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上加了一条黄带子，上面写着：“和平、反共、救国”，汪精卫卖国已是昭然若揭了，日本侵略军多了这么一个大汉奸之后，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计划为害之大已无可估量，实在是非杀不可了。

陈恭澍、陈宝骅统率下的军统中统上海地下特工部却久久不见成效，相反时有损兵折将的消息传来，不得已，重庆军统局局本部派出两名少将级的高级特务戴星炳、关赓恕到上海，并由戴笠直接指挥，有权调动上海军统、中统的各式人马各种资源，目的只有一个：刺杀汪精卫。

是次调动，除了被调动者本人外，只有蒋介石和戴笠知道，当戴、关俩人携巨款化装成木材商到上海后，才约见陈恭澍、陈宝骅，并面示了蒋介石的手谕：

令戴、关即赴上海调动一切便宜行事务必刺杀汪逆，由局本部直接领导。

如何下手？戴、关一到上海便知道这个码头已经今非昔比了，

且不说丁默村、李士群机灵、果断、手段毒辣，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所取的主动进攻战略，节节得逞，就连汪精卫手下的一千人马都知道他们所处的是怒海孤舟，而在这孤舟上唯一掌舵的汪精卫如再有闪失，则这一只孤舟用不到新的掌舵人接手，便会一去不复还地倾覆。因此，上海愚园路汪的宅邸、七十六号总部汪的住处，戒备之严实在无从下手。

这一天清晨，戴、关正在上海东兴茶楼饮广东茶吃早点，邻桌的一位老板走过来打招呼，原来是开滦矿务局驻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许天民与戴、关均为旧识，许天民又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三人之间的话愈说愈多，干脆付帐出门，到了许天民住的大华饭店密谈。

许天民和当时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是十几年的私交，一个计划迅速诞生了。

次日晚饭后，许天民拜访傅筱庵。

俩人落座，敬烟敬茶。

许天民开门见山：“傅老，眼下的时局你怎么看？”

“时局维艰，如履薄冰啊！”傅筱庵说。

“愿闻其详。”

傅筱庵掰着手指头——道来：“开完六全大会，汪先生算是大局初定，但你看看上海的报纸就知道人心恍惚。重庆那边蒋介石拥兵自重，共产党在陕北、江南都有武装，日子不会好过。”

“傅老所言极是，以我一个生意人的眼光看，中国人只有团结一心抗御外侮，才是出路。”

“那不是替蒋介石卖命吗？”傅筱庵说。

许天民针锋相对：“如汪先生这样替日本人卖命又如何呢？”

傅筱庵年过花甲却精力过人，他突然觉得老友许天民今夜的

到访似有不同寻常处，便故作逢迎之词：“是啊，连我这把老骨头也跟着汪先生一起被人骂。”

许天民顿失提防：“看中国历史，外侮之前忠奸不两立、无论如何不能替日本人做事，人生果然短暂，子孙却要延续。以傅老历任中国通商银行高职的经历、才华，这汪先生委任的上海市长又算得了什么呢？”

傅筱庵作沉思状：“恐怕重庆已不见容于傅某了。”

“未必。”

“当真？”

许天民稍顿，他正在判断是不是到了和盘托出的时候，而这一和盘托出事关身家性命，当他想到毕竟与傅筱庵私交不薄时，便鼓足勇气：“我刚巧碰见了重庆方面的旧识，他们极有担待，也希望傅老做一件事情。”

“担待哪些？”傅筱庵问。

“傅老家人财产的安全，并许以重庆政府部长级的高职。”

“要我做那一件事？”

傅筱庵是急着权衡得失的样子。

“请汪先生出来吃饭，事先告诉重庆方面的人一声。”许天民答道。

“然后呢？”

“那就与你我无关了，你去重庆做大官，我在上海做小生意。”

傅筱庵沉思再三后点头同意。

许天民松了一口气：“详细的计划还要由傅老出面见一见那两位，如何？”

“事不宜迟，夜长梦多。明天晚上七点钟静安寺绿杨村便饭，楼上包间，就你们三位。”傅筱庵说。许天民前脚刚走，傅筱庵便

传令备车，行前还带了一把白朗宁手枪，直奔七十六号总部，面晤丁默村、李士群，并当即决定，明晚由吴四宝带领九名特工化装成饭店侍者先行埋伏，一网打尽重庆方面的人，而且要活的。

傅筱庵在特工总部密谋之时，许天民也正与戴、关俩人商量应对之策，肯定去赴宴。为防意外由陈恭澍在绿杨村外面接应，街边、路口各布置神枪手六名。

晚七时零五分，许天民及戴、关走进绿杨村饭店，当即由侍者引上二楼，傅筱庵满面笑容地从包间里站起，双方准备寒暄时，楼道两边六个大汉拔枪对准了许天民一行三人。

吴四宝从另一间包间里出来。

“嗨！稀客，原来是戴少将，关少将。请吧，你们的老朋友，我的顶头上司丁主任、李副主任正恭候二位光临。”

丁默村一枪未发便捕获了军统的两个将军。三辆黑色拉密了窗帘的“别克”轿车，从绿杨村后门似飞而去。陈恭澍发觉不妙拔脚便追时，轿车已无影无踪。

傅筱庵立了一大功，他刚回到公馆，汪精卫便打来了电话：“傅先生，我感谢你！”

傅筱庵放下电话，便觉得前胸后背刺骨地冷。

这一夜，上海的汪精卫、周佛海以手加额频频举杯，戴、关以少将之尊正在坐老虎凳，重庆那边蒋介石拍着桌子问戴笠：“雨衣，你说军统干什么吃的？斗不过共产党也斗不过汪精卫，还要你们干什么？”

蒋介石余怒未息：“杀不掉汪精卫，杀傅筱庵，杀不掉傅筱庵，你去上海把陈恭澍枪决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村到沪西一个朋友家赴宴，

临时打电话约请林杉结伴同行，饭后丁默村还提出让林杉去西伯利亚皮货店买皮大衣：“天冷了，你应该有件皮大衣，亲爱的，希望你不要拒绝。”

这一天上海很冷，偶尔从高楼大厦间飘下几片雪花，但无风无雨天气还算晴朗。

林杉从没有打扮得这样热烈过，火红的围巾，明黄色茄克，头发间浓香袭人。

一个已经献身并尝到了性爱生活的滋味的女人，她的周身会洋溢着一种成熟的美，从眉目顾盼到言语谈吐乃至一举一动。

丁默村凝视着林杉，他的眼神里充满着惊奇，他和她的每一次约会，都会使他产生这样的感觉：她越来越漂亮了！

离开赴宴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丁默村提出先回一趟百老汇大厦，林杉同意。

他们走进房间，反锁上门。

他们俩人都迫不及待了。

对林杉来说这样主动还是第一次，喘着粗气自己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扔到沙发上地毯上，然后相拥着上床，那床垫真软，弹簧把他们扔进一处芬芳的深潭又让他们跃上销魂的山头，挣扎、扭曲、狂喊，却就是不愿意分开……

零星的雪花已经不见了，代之的是冬日上海难得的阳光，在空中这阳光应是浩瀚无际的一片，因为高楼林立的切割，洒到马路上时候阳光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报童在街上奔走大声地招揽：

刺杀汪精卫来成，
军统少将俩人落网，
昨夜押赴龙华处决！

汪精卫通告嘉奖市长傅筱庵，
七十六号总部发言人称军统中统不是敌手！

丁默村和林杉赴宴完毕，同乘一车来到戈登路与静安寺路交叉路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

今天，丁默村似乎是格外地放松了。

他心情很好。

他甚至吹起了口哨。

他让司机把车停在皮货店对面的马路边上，他搂着林杉的腰走进皮货店。

林杉在挑选、试穿。

面对着各式貂皮大衣，她必需慢慢地选。

丁默村和所有的男人一样，也不喜欢逛商店，他点上烟打量着店里的装璜，来回踱步，他离开林杉几步，他一点也不想打扰林杉，他希望林杉身上穿的是她最喜欢的又是他送给她的衣服。

丁默村轻轻地踱着方步。

丁默村把一圈烟花吐到天花板上。

丁默村往大门口踱去。

丁默村偶尔往门外一瞥，马路边上一个陌生人也偶然向他扫过来一眼。

丁默村马上踩熄烟头，从皮夹子里掏出一把美金往柜台上一扔：“林，你自己挑，我先走了。”

丁默村是暗杀老手，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要命的险境，他一秒钟也不能耽搁，飞一般冲出大门，训练有素的司机立即开门，门还没有关严实，汽车已飞一般窜出去。

埋伏在门外的化装成白俄和日本浪人的石评湖、郑阿福，见

丁默村狂奔，愣了一下，就这一瞬间，车已开走了。

石评湖、郑阿福拔脚追去，并在行进中双枪齐发，每一粒子弹都打在轿车的后玻璃上，玻璃打裂了，子弹却穿不进去。这是防弹装甲轿车。

丁默村死里逃生。

林杉还在皮货店里，她应该去追丁默村的，事出突然，她追到门口被打回来的玻璃门只一挡。丁默村已穿过了马路。

按照原计划，她应该和丁默村一起走出皮货店，俩人半搂半拥走到轿车边。

丁默村为她打开车门。

林杉弯腰，一只脚伸进车内。

这时候，两个神枪手两支大口径手枪的子弹将会万无一失地打穿丁默村的脑袋。

林杉大呼“救命”，向后狂奔而去。

一辆打开车门的轿车等候在路边。

林杉进来，汇入街头人和车的洪流中。

车至外白渡桥，另一辆轿车等候着，林杉换车后在车内改装，换上外套。

虹桥机场，十九点三十分的班机直飞北平……

眼下，计划失败，林杉镇静了一下，走出店门。

这一次的失败和打击太沉重了！

王老板没有责怪他的三个徒弟，在马路边上探头一望的郑阿福，一把一把地将自己的头发抓落在手里。

如果说暗杀不成还可以图机再干的话，那么后来的心存侥幸却酿成了大错！